

“平地起河”啸苍天

方 川



大禹治水的涂山之巅眺望淮准新河入海口

淮河(淮南)文化漫谈 (第三季)征文

对淮河的研究与关注,我们大都瞄准其主河道和自然河道,而它的支流或人工河往往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这不,在千里长淮的左岸就有一条几乎被人忘却的河流。它静静地流淌,如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河道笔直,堤坝、护坡、林木、道路井然有序;两岸百姓安居乐业,把它视为母亲河。它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自行设计规划、纯人工开挖的最长的人工河——淮准新河。它就如人们刻印在大地上的一张长嘴,日夜不停地向着苍天长啸。

2021年是淮准新河建设50周年。我伫立在淮准新河岸畔,眺望缓缓东流的河水,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没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没有革命加拼命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没有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冲天干劲,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老百姓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好的条件下,要建设这样一条壮丽的人工河流,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淮准新河主要牵涉到皖北五大河流,它上起阜阳颍河与黑茨河交叉的茨河铺枢纽,把茨河、西淝河、茨河三

条河拦腰斩断,从怀远上桥枢纽流入淮河,在阜阳插花、利辛贺疃还建有两个枢纽,全长134.2公里。流经现在行政区划的阜阳、亳州、淮南、蚌埠四个地市的颍泉区、颍东区、利辛县、蒙城县、凤台县、潘集区、怀远县7个区县。

淮准新河的建设是在毛泽东同志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淮河上游及主河道得到较为妥善的治理之后,重新规划的一项新治淮工程。当时淮河南岸,开建于1958年的大别山区淠史杭工程已取得阶段性胜利,造福了淮河两岸的人民群众。但是每到汛期淮河北岸的颍河洪水、淮河上游河南段的洪水,与来自大别山沙河、史河共四条大河的洪水同时抵达正阳关,形成洪峰,正阳关立刻超过防洪的警戒水位,直接威胁正阳关下游的中国重工业城市淮南的煤矿、电厂和铁路的安全。同时,颍河一涨水,对黑茨河形成倒灌,淹没两岸良田;西淝河入海口,受淮河高水位的顶托,洪水难以顺畅排入淮河,造成下游,如凤台花家湖等洼地大面积涝灾。经过科学勘测和测算,国家决定开挖淮准新河。为了确保淮准新河排入淮河的洪水不造成对轻工业城市蚌埠,特别是津浦铁路的影响,同时,国家又规划了在怀远的涡河开挖一条到洪泽湖的人工河,我们称它为怀洪新河。

1971年11月20日淮准新河开工誓师大会在怀远上桥举行。时任蒙城县委书记王英、副书记徐友贞开挖了淮准新河的第一锹土,动员了阜阳、界首、临泉、太和、阜南、颍上、亳县、涡阳、利辛、蒙城、怀远、凤台等12个

河工,历时14年,上工人次180多万,1984年5月1日,举行正式通航竣工典礼。

淮准新河是在淮北平原腹地掘出的一条人间运河,是人类的一次伟大创举、人间奇迹。它的贡献和影响力,不亚于历史上的四大古水利工程的芍陂、都江堰、灵渠、郑国渠,可以和红旗渠、漕史杭、临淮岗、王家坝等相提并论、并驾齐驱。开挖淮准新河时,正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峰期。大量下放至皖北的知青,留下了他们修造淮准新河的记忆。一位上海知青在《记忆在淮准新河》一文中写道:“那些日子,乡村的土路上,板车、大车还有独轮车,成天向淮准新河工地上涌过去,把凹凸不平的路压平,把平平整整的路再碾出深深的辙沟来,到处都是戴着独龙帽穿着黑棉袄的民工。”“开挖淮准新河时,连寒冬腊月仍要上工。当时,土被冻得硬邦邦的,铁锹砍在冻土上被弹得老高。整个劳动近乎野蛮,只有铿锵的铁锹撞击声,只有粗哑雄浑的民工号子,只有胸脯起伏三寸、把一车又一车的黄土拽上岸来的素描。”毋须渲染已画面感十足,都是一幅幅精彩的油画。

我想,这条河流能够顺利建设成功,具有如下可圈可点的时代内涵。首先,体现了党的高瞻远瞩,以人民为中心的英明决策。从1969年12月底开始动议在淮北大地挖新河的方案,经过近两年的设计、规划、论证,就开工建设。工作推进效率高,展现了党中央统筹兼顾、协调各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战略优势。其次,各级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组织号召宣传有力。在“中央统揽,地方实施”这一鲜明的工程建设定位之下,当时的阜阳专区、宿州专区积极作为。客观上说,比如亳县、涡阳等几个县都不是直接受益者,一听说党中央的号召,他们“闻令而动,听令而行”,义无反顾走向淮准新河建设工地。再次,是众志成城“河”顾大局的牺牲精神。修建新河需要征地、拆迁安置、迁移祖坟。老百姓血脉里安土重迁、慎终追远意识特别强烈。可是一听说挖河是造福子孙万代的千秋大业,没有一个拖后腿的。一亩地93元补偿,迁一座坟给5元,村民的房前屋后的树木只有果树才给补偿,其他都要自己拔掉。果树根据粗细,赔偿只有几角到1元不等。第四,体现誓把山河重安排的创造创新精神。在十二个县,一般每个生产队选十名青壮男劳力,从深秋小麦播种结束,一直到次年麦收之前上河堤,拼得是一双手、一把锹、一挑土,全靠人工干出来的。等后来河床挖深了,才用到架子车(板车)运土。在劳动中采用军事化组织管理方式,县为团、区为营、公社为连,大队为排,生产队为班。经费采取一竿子到底结算法,包到班排,结余归自己所有,调动了积极性。为了提高劳动的效率,河工还发明了拉坡机等装置。

淮准新河已经建成50年了,在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背景下,它将以特有的魅力与实力,发挥生态经济效益,通过努力,一定会把它建设为生态文明的安徽样板。诗赞:平地起河啸苍天,困厄艰险等等闲;河工只上禹王辈,誓把山河换新颜。

存放在祁集的历史记忆

祁家录

“打响文化资源牌”之 “淮南历史文化撷英” (第六季)大型征文

祁集坐落在小河北岸。小河是淮河的一条支流,出于淮水而又归于淮水,如银色弯弓,故而古称月牙河。

祁集坊是一块古老的土地。然而,在古代上并无祁集,见于史书记载的是顺河集。清《嘉庆凤台县志》记载的坊保中可见顺河集,当年坊保辖区从泥岔集到卢家湖,东西长20余里。这里月牙河上有古桥三座,古渡两处,舟船车马,风光无限。

顺河集遗址紧靠今祁圩社区东南,原东西分别有沟,常年流入月牙河。老街占地达百亩左右,分布有牛市、鱼市、粮市、柴市,主街道两边店铺、作坊相连,地方小吃更是十里飘香。繁华的集市贸易,吸引了各方客商,但也带来了社会治安隐患。到清朝中期以后,民间土匪横行,闹得人心恐慌。祁氏八家大财主,都怕顺河集招来强盗损失家财,就连手出资在村西远处购置土地,把顺河集迁移到这里。于是,乡邻就把这新集镇称为祁家集。

然而,顺河这个地方却留住了很长时间。新中国成立后,凤台县在这里设立了顺河乡,乡政府就设在老集附近的民房里。

如今,顺河集的历史文物,只有废墟遗址百米远的古井,那青石的井栏上,留下古人提井绳磨出的一道道很深的绳印。

古井在祁圩古村落前,井壁由古砖砌成,长满厚厚的青苔。我看过祁集地区几个大姓的家谱,他们的祖辈多是明代从山西、山东等地区迁来的移民。而祁氏中有一支是本土老户,这古井与古村落相伴而生,之后才有了村前的集镇。

祁氏族人称古井是宝,是神。传说,井底泉眼与东海相通,井神为龙王子孙。每逢过年,村人到井边摆供品,烧香放炮。小儿村牛痘防天花,父母也到井边烧香跪拜,求井神保佑远离瘟疫。要是神奇,还是那甜甜的井水。祁氏豆腐名扬淮上,其精华就在井水中。豆腐洁白鲜嫩而又柔绵细腻,并可多出分量。别处井水与此无法相比。

几年前,地方政府投资,在古井上建造了仿古凉亭,并修造了井台,防雨水污

水流入。现在古井保护完好,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亮点。

有历史证物的是祁集街西的泰山奶奶庙,乡人又称冯家庙,但此地早无冯氏人家。

泰山奶奶庙毁于1954年大水,以后在这里建了学校。20年前,建教学楼开挖地基,挖出一大一小两块石碑。小碑乳红色,石质较软,碑文字迹残缺,但可见立碑于明永乐年间,是工匠修缮庙宇留下的纪念。大碑为青石,碑面光滑,字迹清晰,是清代地方集资修庙的记载。后来,小碑受日晒风化,在乱石中消失。现在,大碑仍在村人家中保存。

泰山奶奶庙古时在淮上颇有名气。大殿里的泰山奶奶女神,为一尊木雕塑像,四肢关节灵活,身穿大红绸缎,脚蹬带花绣鞋,黑发粉面,活像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她是一位送子女神,每逢会期和正月十五元宵节,人们纷纷来这里抢娃娃抢红灯,抢回家妇人就能生男孩。如果是生了男孩,就以一还十,才到庙上还原。由此,庙上香火久年不衰。

以后,虽然庙宇和神像尽皆消失,但送红灯的习俗依然流传。民间把这种习俗当作一种娱乐,为育龄夫妇讨个喜庆送个吉祥。至今,每到元宵节晚上,鼓乐喧天,呈现一派欢乐夜景象。

同时,古时的庙会也依然留存。每年农历三月十八,万人集聚街头,购物娱乐,夜以继日,让传统庙会展现出现代生活气息。

百年前,祁集有两处景观名垂淮上。景观之一:庙后黄连木古树,干粗五六人,手拉手才能围过,树冠参天,二十里外便可见树梢。景观之二:古树东百米处,有“路上桥,桥上井”美誉,大道旁溪水南下,溪上青石桥高过路面,桥头坎上便有水井,就这两处景观消失。

历史如淮河流域水,有去无回。追忆故土的历史文化,那远去的村落,土屋,乃至一沟一路、一草一木,又浮现在眼前。此刻,我更觉得历史文化的宝贵,不仅是人文根脉,也是社会共同财富。

在这里,我要向父老乡亲说说话,让我们一起来寻觅、保护、传承地方文化。

柳河

程晋仑



春到柳河岸

今潘集区高皇镇辖境内有一条伴着淮河走向,自西南而东北蜿蜒贯穿全境的小河,俗称“小柳河”。闻名遐迩,始建于汉,明代正德14年,武宗皇帝朱厚照赐拔巨款整修并命名为大龙兴寺下院的高皇寺紧依小河北岸高团而建,伴随着高皇寺的兴盛繁荣,这条两岸柳浪依依、景色秀美,承担重要交通作用的小河也声名鹊起,一度舟楫往来,车水马龙、商贾云集、人流不绝,造就了高皇大集的门庭兴旺、扬名远播,柳河与高皇寺成为周边民众心向往之的地方,民间也演绎出“古路岗上酒旗奋,月牙河(柳河)上船难渡”之说。后因战火兵燹水患,高皇寺衰落与损毁,加之水利兴修、围河筑坝、屯垦造田等,小河水淤不畅,断为数塘,几近壅蔽,部分地段或为浅滩,或为沼泽,或为荒涂,甚至干涸,便渐渐淡出人们视野,隐晦于荒疏,鲜为世人提及。

世事沧桑,因地貌变化,发展变迁过快,相关档案资料记载不足,查找潘集地方史料,仅可依依稀只言片语地寻觅如下之句:柳沟河今称柳沟,位于淮河北岸老胡集正南(今为汤渔湖堤上段),东南行经高皇寺南入泥黑河,折东南流至尹家沟口复入淮,流长7.5公里,为古淮水北岸一支分洪水道。

遍访当地乡耆得知,柳河于淮水北岸自柳沟口东下半弧形展开,既源于淮水,又汇入淮水,因其流淌形状似月牙,故当地人俗称月牙河,古传之“拖沟”。当其盛旺之时,沿岸遍植杨柳,春来条蔓低垂,柔枝婀娜,莺歌燕舞,秋至古渡撒金,烟波浩渺,良景佳画入眼。

据清代嘉庆年间,以武英殿协修官外放至安徽凤台县任知县,赐进士出身,著名方志学家、舆地学家、文学家,清代阳湖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兆洛所修纂的《凤台县志(卷一)》之《舆地志·山川·柳沟河》中记载:“柳沟河又称水沟河,于淮河北岸胡家集分淮水一支。北距集3里。东北流3(华)里,会响水、涧水。涧自柳家集西北2里之孔家庄西,东南流4(华)里过周家桥,又4(华)里至孙家桥,折而南1(华)里入水沟河。折而东4(华)里经高皇寺南。又东南流6(华)里入怀远(县)境汤鱼湖,会东泥河水至尹家沟入淮。”

该志书又说,与淮河北岸,源巢黄桥沟口的淮水一支——月牙河一样,“月牙河、柳沟盖皆淮河之中渚(古同‘滩’),岁久填淤益高,可耕作耳,遇大涨则仍汪洋弥漫也。

民国初期兴筑淮堤时,柳沟河上下口被堵,并分别兴建排水涵洞各一座。后整修淮河,改移堤防,导流引水,几经改造,柳沟兴建电力排灌站,沿岸滩涂之地为乡民屯垦,建起高压输变电塔走廊等等,这条富含故事的小柳河最终为人遗忘。

淮河湾情结

苏登芬

呈现的油画般的颜色。它的亲切和平易,让我乐于接近。

很想紧握着故乡的一捧泥土。深刻、博大的缜密,我和它生死相依,并且同属一个血统,流露着阳刚之美,雄阔之气。

淮河湾的渡。

沿淮的渡,故乡的渡。来来往往,不知道多少趟了。

暮色苍茫,血红的夕阳把河水染成了一匹闪光的红绸。映着河水晶莹的波光,眼花缭乱吱吱呀呀的双桨。摆一渡喽!

渺渺天色流去。迟归的游子,匆匆地解缆。归渡,从此岸到彼岸。橹,在水上写下一行行力度饱满的诗句,啾啾呀呀,默乃了一抹岸上的新绿。

河面上,升起了一张张朴素的白帆。水天

一片,野鸭鸣,跃鹰子嬉戏着。

摇碎了瑟瑟残阳。一树叶轻舟,驮负着几多孤烟,几多乡愁,几多欢乐与痛楚?忆往昔,河摆渡、摆渡船,尝尽人间苦酸甜,渡船既小又破烂。而今,不知是谁,轻轻地哼起了水调歌头、声声,流在船舷上,污浊被浪擦亮,一女子,如出水芙蓉,在河边,浣衣。又一女子,满面红光,站在船后,竹篙撑点晚霞的颜色。

一如既往,我正返回故乡,并没有感悟背景的凄凉,眼光直直地盯着浆叶,它一直是深入浅出的,整个行程都翻起了波浪。

淮河湾的音。

不管是人头攒动的集市,还是街巷串巷,突然在人群中跳出一句家乡腔,立时倍感眼睛一亮,精神一爽,噢,老乡。

不论你走到哪里,乡音像是行囊,背着它,

自然就能找到血脉相连的故乡。那水一方,养育着多少多情的土腔土调。只有故乡的乡音,才能解开梦寐的乡愁,也将伸入我身心里的一种诱惑。

无论你行程在千里万里,都有叶落归根之初衷。父母的嘱咐,叮咛在脑海萦绕,用的是原汁原味的故乡音;朋友的祝福是乡音。一听到故乡的音,就像遇到了春风,甜在梦里,心里。凭栏回望,自是故乡的音,醉唱千里依依别情。

如果有人问:你的故乡是什么样的名气?我会自豪地回答:“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要米有米,要面有面,吃的精米细粮,穿的绫罗绸缎;淮河湾,淮河长,淮河两岸好地方,五谷杂粮样样有,骡马肥,牛羊壮,鸡鸭成群油满缸,丰收锣鼓咚咚咚……”道出了故乡淮河音。

到凤台看花鼓灯

赵 阳

朋友老孙发来短信:老赵,丁集庙会演花鼓灯。

老孙在单位已等候多时。与我们会合后,沿县道向了集圩去。

到凤台看花鼓灯的风愿源于三十多年前。那时候,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人们吃饱肚子有了力气,逢年过节就想乐呵乐呵,各种过去差不多已快忘却的民俗戏又被翻了出来。我的家乡隐贤集地滁河东营,那一年正月十五在大河滩插秧,吸引来四面八方的群众观看。同时,保义的舞龙,吸引来的唢呐,正阳关的肘圈,纷纷赶来一展身手,好一场民俗民艺的“群英会”!就在一圈“旱船”及“攀老婆骑驴”演完,一阵热烈明快的锣鼓声响起,一个穿着红肚兜的小伙手舞黄伞,引着六、七位姑娘踩着鼓点一蹦一跳地上场了。姑娘穿着绿衣,手里分别拿了红色的绸扇和手绢:“小小扇子八根柴,北乡扇到南乡来。扇得蝴蝶成双对,扇得大雁一排排,扇得福来喜也来!”带有故事情节的表演,一下子就镇住了全场。听身边人议论,这是从凤台来的民间花鼓灯艺术团。可惜当天节目太多,你未唱罢我已登台,花鼓灯只表演了片刻,但从此在我脑海留下深刻印象。随着岁月流逝,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古今中外各种艺术都能在广播电视互联网上一探其详。我也真就上网搜寻过“花鼓灯”,但总找不到初看花鼓灯时那种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是不是花鼓灯表演只有现场观看才有感觉?

丁集庙会,人山人海。街心根本开不动车,我们索性下车观景,随着人流来到一片广场。广场的一侧搭了舞台,台的上方悬挂了横幅,原来是凤台县推剧团和花鼓灯艺术团在开展送戏下乡活动。台下早坐满了人,以老年人、妇女和孩子居多,一些卖糖球的、卖矿泉水的、卖瓜子

的散布其间。现在生活好了,老百姓上街都是开着电动三轮车,车在台下一停,也就成了大伙的板凳。我们刚刚坐下,表演就正式开始了。开场歌舞是《春到鼓乡》,伴着一阵优美的舞曲,十来位桃红柳绿的“兰花”天仙一般飘上台来。“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虽是外行,但因为热爱,就想从表演中读出点门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凤台的演员确实不一般,“脚下梗着走,上身风摆柳,转弯靠身旋,亮相三道弯。”一招一式,一板一眼,把少年徜徉春光里无限欢乐的美好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春到鼓乡》,集花鼓灯兰花舞蹈之大成,且吸收了外来民间舞蹈表演形式的精髓,传统中加上新创意,节目堪称经典!

我对凤台花鼓灯刮目相看了。暗暗庆幸,这一趟算是着了。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节目编排者深谙此道。开场歌舞后是女声独唱,接着又是花鼓灯戏《夫妻观灯》。“嗨,嗨,不好了!老婆的裤兜撬着了!”黄梅戏的调配上花鼓灯的舞,把台下的男女老少逗笑得前仰后合。有传统戏,也有现代戏,花鼓灯群舞《长征路上》,把革命先烈在艰苦卓绝环境中矢志不渝坚持斗争、敢于胜利的坚强意志体现得淋漓尽致。

几个节目看完,我想起一句广告词——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沿淮民谣流传一句话:花鼓灯哪里最好看,淮上古城凤台县。“看来此言不虛。台上每个节目都能hold住全场,都让我眼前一亮。

最养眼、最梦幻的节目应数《俏佳人》。三位分别穿着红、黄、绿色霓裳羽衣的“兰花”,一手持绢,一手挥扇,在悠扬抒情的灯歌中翩翩起舞。三个人时分时合,聚散起伏,风摆杨柳,柔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凤台花鼓灯

无骨,彩云追月,美轮美奂。“上山步”、“小起步”、“双环步”,这些花鼓灯的标志性动作,在舞蹈组合中巧然天成,“怎么演怎么有”,看不出有一丝编排的痕迹。一笑一颦,一举手一投足,无不美的动作、美的线条、美的旋律、美的画面,无不展现淮河女儿的娇柔、妩媚。那回眸一笑,风情万千,令人如饮甘醇,如临梦幻,心旌荡漾。

最具原生态美感的节目当数《双回门》和《抢板凳》。《双回门》说的是一对新人回娘家,路上被轿夫戏耍,双方针锋相对,斗智斗勇,舞蹈热情奔放,刚劲洒脱,故事通俗易懂,诙谐风趣,氤氲着淮河水汽,宛如一幅美妙的乡风民俗画。《抢板凳》通过一男一女相互争抢板凳玩耍的场景,生动表现了孩童的质朴、天真、聪明和可爱。节目一开始,男孩扛着凳子上场,见两个女孩挥扇舞得乐趣无限,心生好奇,便招呼女孩

坐凳休息,想趁机抢过女孩的扇,绢看个究竟。两个女孩有意逗他,故事由此展开。难能可贵的是,编导者把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原始动作原汁原味地搬进了舞蹈中,如男孩的掐腰、挠头,女孩的挤眼、皱眉、扮鬼脸,惟妙惟肖,恰到好处地交代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变化,不仅让观众看得懂,还觉得美,并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节目看完,不由相互会意地一笑。

“打开扇子,就是一处美妙的风景,风景里有飘动的舞魂;旋动手绢,就是一园的牡丹,手绢随舞者一起精神(李白月《玩灯人的情怀》)。”两个多小时的演出,在一曲火红绚烂的《江淮鼓韵》群舞中推向高潮。节目看完,意犹未尽,站在观众走尽的舞台下,我们不愿离去。耳畔萦绕“咚咚锵锵”的鼓声,脑际蹦出“钟鼓铿锵,淮水汤汤”的诗句,心中在想:下一回看花鼓灯是什么时候呢?